

我 最 难 忘 的 读 书 之 旅

跟 随 勇 敢 的 心

爬满心墙的蔷薇

迷途的潘多拉

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



爱国星帜上一颗补丁般的良心

“深水鱼”与“地下文学”

什么样的主编会被历史感激

《鼠疫》：
保卫生活的故事



乌托邦的变种

一本真正的书会让人感到“害怕”



► 勇敢者

跟我走进去

怯懦者

趁早离开

王开岭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跟
随
勇
敢
的
心

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

野草，根本不深，花叶不美，然而吸取露，吸取水，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，各各争取它的生存，当生存时，还是将遭践踏，将遭删刈，直至于死亡而腐朽。

——鲁迅《野草·题辞》

王开岭／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跟随勇敢的心/王开岭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
2002. 8

ISBN 7-5008-2862-4

I. 跟… II. 王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60163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编辑室 (010) 62005034-220/62379038

发行部 (010) 62005042/62005049

印 刷: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版 次: 2002 年 9 月第 1 版

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230 千字

印 张: 11

定 价: 20.00 元

作者简介

跟
随
勇
敢
的
心

王开岭，男，祖籍山东滕州。1969年生于医生家庭，童年在沂蒙山深处的一个“公社”度过。1987年考入曲阜师范大学政治系，期间开始在《人民文学》等刊物发表作品。1991年始客居山东济宁。早年曾获上海“萌芽文学奖”、“山东文学奖”等。著有《激动的舌头》、《黑暗中的锐角》、《跟随勇敢的心》、《精神自治》、《雨夹雪随想》等文集。作品被收录多届《中国年度最佳散文》、《中国年度最佳杂文》、《1949-1999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》、《1979-2001人文随笔》、《当代散文精品》等数十种选本。



责任编辑：岳建一

策划编辑：陈子寒

平面设计：高远设计工作室 龙传人

读者信箱：asnl@263.net.cn

为了打捞和纪念，我选择了谈书的方式。其实更是推荐的方式。愿你们在合上这本薄册子之后能踏上真正的书梯，能与伟大的“他们”会师。

“他们”曾携着电，裹着雷，风尘仆仆闯进一个青年的不眠之夜。曾那样震撼、激越过一颗不甘昏迷、渴望破壳的灵魂。“他们”是——

为最后一部反乌托邦作品咯血而死的乔治·奥威尔，不停地筛扬尘土而终于向缪斯捧上一朵“金蔷薇”的康·巴乌斯托夫斯基，在纳粹战争中冒死当逃兵、被誉为德国良心的海因里希·伯尔，在苏军炮塔的阴影下镌写“布拉格精神”的伊凡·克里玛，替俄罗斯最伟大的精神岁月作见证的巴纳耶夫，替生命辩护、率同胞与“鼠疫”殊死相搏的现代“堂吉诃德”加缪，为思考祖国命运而下狱、用百万囚徒之亡灵起诉“古拉格”的索尔仁尼琴，以孤独、悲愤、怀念汇成“人，岁月，生活”之冰河的爱伦堡，不顾“革命海燕”的身份痛斥红色恐怖“不合时宜”的高尔基……

恰达耶夫曾说：“请相信，我比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祖国……但是，我没有学会蒙着眼、低着头、闭着嘴巴爱自己的祖国。”

他们正是这种不甘喑哑的“刺头”。他们是锐角，暗夜中最嘹亮和惊险的“锐角”。像矛刺、像号筒、像钢钉、像蒺藜，锋芒所向、剑气所指，无不是黑夜中最黑、最毒、最凶、最阴

险的东西……他们是诗人，是作家，更是斗士和良心；是知识分子，更是真正的爱国者和人道者。

人类最伟大的朋友和兄弟。

她们多非正统意义上的“名著”。但无疑皆乃近世最优秀的作品，乃理性、智慧、美德、艺术、信仰、身世、人格的“全面成就”。比起辞典、黑板、教科书里的诸子经典来，她们更伟大、更真实，更惊心动魄。由于特殊的原因，长期以来，她们被冷落为“边缘”，谬解为“另类”，甚至披覆着“异端”的恶名，连“户口”都报不上……然而，她们又是那样的珍贵，不仅思想的珍贵、含金量之珍贵，更有她们的来之不易、诞生的艰辛、同类的稀缺。作为生命的奠基之作，她们也奠定了主人的劫难和遭遇，稿纸的背后，有咯血、流亡、牢狱……有囚车、刑具、枪声和铁丝网的狰狞……有过早逼近的坟墓和匆匆竖起的纪念碑。

本来还有一些重要的书，是打算谈的，比如索尔仁尼琴的《古拉格群岛》、帕斯捷尔纳克的《日瓦格医生》、萧斯塔克维奇的《见证》、茨威格的《异端的权利》、扎米亚京的《我们》、戈尔德丁的《蝇王》，还有哈维尔、布罗茨基……但因资识和精力，暂弃了。同时我也想，由他人来做，或许会更精彩一些。

以上圈点的作品，虽在一定范围内不乏知音，也多见点评，但与其实际价值相比，与那些泛滥成灾的泡沫“名著”相比，仍太显音弱勢孤，太不成比例……痛于此，所以虽自感非

精识之人，但仍勉力编这么个册子出来。世纪之初，需要一些更精粹和有深度的同仁选本，更需多一些普及精神常识方面的努力，祈有识之士厚焉。

除了沉痛、抑郁、激烈、理性，我也没忘记美、爱、自然和愉悦，故这本书里便添了些“柔”的东西，比如《草原》、《金蔷薇》，比如杜拉斯、茅特·冈、邓肯、石评梅……这也是一种刻意，因为她们同属我经年来的珍藏和偏爱——说不清甚么理由的，一并掬与大家了。如果说，前者属一种震撼和撞击，那么后者亦算一种抚摸和感动罢。在一个不易动情、泪分泌匮乏的物化时代，连雅致一点的“风花雪月”也难觅了……

“既然我们无以寄托对美好世界的希望，既然其它道路全都行不通，那么让我们相信，文学是社会具有的唯一道德保险，它是戕害同类原则的矫正剂，它为抵挡高压政策提供了最有力的理论。”（布罗茨基）

……

“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，
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。”

2001·4·9 夜

（注：上海女作家周佩红女士有一篇极美的分析爱情心理的散文《跟随勇敢的心》，我印象深刻，本书名即受了她的启示。在此一并致谢）

1【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】

读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罪与罚》

对日常小人物的犯罪，只需设一张简单的审判桌就成了。
而像一个国家杀死另一国家、一个主义杀死另一主义、一个信仰杀死另一信仰、一个阶级杀死另一阶级、无神论杀死有神论或者有神论杀死无神论……这等庞大深重的历史罪案和人类公案，辨识与审理起来就困难得多。

同样是夺人性命，但由于操作方式和杀人名义之不同，凶手的权能和暴力解说话不同，结果也就不一样了。

17【乌托邦的变种】

读乔治·奥威尔《动物庄园》

自有史以来或新石器时代以来，世上的人已分成了三大类，即上中下三等……这三类人的目标是完全无法调和的。上等人的目标是保持本来的地位。中等人的目标是欲取上等人而代之。下等人如果有的话，因为他们终日做工，恐怕无时间去想日常生活以外的事……

圣徒发明了乌托邦，却把她交到了一群恶棍手上。

面对《动物庄园》，你实在想笑，可又实在难以作笑。因为，它是喜剧下的悲剧，笑声中的眼泪。

就像世上的某些药丸。糖衣之下埋藏巨大的苦和痛，罪与毒，梦魇和耻辱。

31【一本真正的书会让人感到“害怕”】

—— 读乔治·奥威尔《1984》

当温斯顿紧紧贴住少女，透过制服触到她饱满的乳房时，“一股青春热力透过他们的制服，注入他的体内。”

以身体对抗精神，用爱“偷情”的片刻欢愉来克服恐惧，于荒诞中打捞真实的人性和个体生活。从公共空间和集体生活中溜走，给生命注入一点可怜的私人内容……这种疯狂的代价——这种细节同样存在于米兰·昆德拉的小说中。也同样存在于王小波的小说中。

57【伟大的不合时宜】

—— 读高尔基《不合时宜的思想》

假若所有“无产者”一夜间被谄奉为“永远光荣的权威”，并被封授一种“怎么做都不过份”的权力——那么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呢？“有产者”的命运又将如何？高尔基披露道：“人们起劲地抢劫这些并不富裕的农庄，因为他们牢记着这样一条厚颜无耻的说法：‘靠正派劳动是建不起大瓦房的’……于是，人们受到了上面极为英明的鼓励，而政权向城市向全世界提出了所谓社会完美建设的最新口号：‘全到船头上去’（据说是伏尔加河上的强盗头子对手下的动员令），按现在的说法就是：‘去抢那些抢来的东西！’”悲夫，“革命群众”与劫匪竟操起了同一种逻辑、同一类话语模式——认定对方是强盗，于是发誓要当一个更大的强盗！语言招来了行动——早在行动上的暴力之前，语言上的暴力就已发生了。

69 …【地中海的儿子：置身苦难和阳光之间】

——读加缪《反抗者》

“绝不污辱任何人！”任何私己的自由都不能以剥夺他人的自由为前提！这正是加缪授予“反叛者”最醒目的行为准则、最高的道德律令。也正像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所言：“即使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！”人类最深刻的“自由”要义恐怕也就聚于此了。根据这样的准则，我们可以断定，人类历史上许多所谓的“革命”其实都构不成真正的“反叛”意义，仅仅是夺取利益“拼命”而已……仅此而已。

83 ……………【《鼠疫》：保卫生活的故事】

——读加缪《鼠疫》

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感觉不到生活有病，觉不出周围环境和生活规则中有什么“不正常”的异样，并非肌体免疫力之增强，而是由于我们已染上了“鼠疫”中最可怕最凶猛的一种：“麻木”杆菌（鲁迅小说中关于“围观杀人”和“人血馒头”的描述指的就是该症状）！是因为我们在长期的无能为力中——已像瘾君子般习惯了呵欠连天、昏昏瞌睡的状态，时间长了，我们渐渐便豢养出了一种特别的“本事”：使非理的合理化，让不该游戏的游戏化，将虚假体面化堂皇化，把“主义”真理化官样化，对罪恶熟视无睹，将“非常态”习以为“常”，把弥天大谎、陈腐教条挂在嘴边当“才华”，朗朗上口当“课本”教育孩子——这不是荒谬是什么？！人最大的“荒谬”就在这里，人生最大的不正常和可怜即在此：判断和运用“常识”的能力之丧失！

95…【亲爱的灯光：怀念别林斯基文学小组札记】

——读巴纳耶夫《群星灿烂的年代》

十三年之后，另一位更年轻的天才评论家的死，把人们再次领到了别林斯基的坟头。“他刚刚给自己扫清道路，开出一条独立的行动之路，死神就骤然打断了他——没有让他把话说完……”这墓伴竟然是二十六岁的杜勃罗留波夫。

巴纳耶夫在《杜勃罗留波夫葬礼随想》的最后凄恻道：“一切有头脑的人注定要遭受那些可怕的痛苦和磨难。一切有才能的俄国人不知怎么都活不长……”

他不幸说出了这本书里最沉重的一句话。也是整场阅读中最折磨我的那个残酷印象。

113……………【“深水鱼”与“地下文学”】

——读索尔仁尼琴《牛犊顶橡树》之一

革命者是地下工作者，这不奇怪。作家竟成了地下分子，这才是咄咄怪事……最大限度地收紧、敛缩，减少痕迹，不引人注目，不露任何异常——这就是“地下作家”的生存法则。所有的古老生物皆以此躲过杀戮，延续下来。

但它(他)冷冷地醒着——没有比“化石龟”和“深水鱼”更清醒、睿智和嗅敏的了。它窥察秋毫，体觉万象，握有海洋的全部真理和秘密。它是一间记忆的仓库、历史的油罐车——打开它的锁，你会惊骇地看到那些失踪的尸体、血污、刑具、凄唳的呼救、罪恶腐臭的档案、遇难者照片和遗物……它是一个国家“海洋监狱”的见证。

123 …………… 【什么样的主编会被历史感激】

——读索尔仁尼琴《牛犊顶橡树》之二

比如他提醒索尔仁尼琴：“我不敢保证您的作品一定能出版，也不能确定出版日期，但我将竭尽全力”（事实上他做到了自以为无法做到的事）。谈到修改时，他遗憾地表示：“有几首诗可以发表，但有枪声的发表不了，虽然希望有枪声”（对这后一句话，索尔仁尼琴由衷地赞叹道：“不安的人祈求风暴，不，他完全没有腐败”）。尽管有的稿子最终未获通过，但他还是郑重地请求作者：“您不要写那种其他编辑不需要告诉我自己就能决定发表的东西！永远不要写！”

133 …………… 【爱国星帜上一颗补丁般的良心】

——读海因里希·伯尔《伯尔文论》

其实，除了射击、枪刺、爆炸、毒气室、焚尸炉、绞架、监狱……这些工具杀人的事实外，还有一种非物质的、从而更具规模和威力的残酷情状：语言可以杀人！有时甚至就干脆表现为那几个经常在耳边说三道四的词：比如“祖国”、“自由”、“保卫”、“人民幸福”、“民族利益”（谁有能力和胆魄怀疑这些硕大的词呢）……有了这些天生就高尚就煊赫的盾牌，杀人放火的事就不必躲进黑夜，就尽可放心地在昼间在露天来干——即使当着阳光和上帝的面“撒尿”，亦不必羞赧和难为情什么的了。

149 【迷途的潘多拉】

——读米兰·昆德拉《搭车游戏》

她顺应了自私男人的要求，遵循了他变态的游戏规则，最终却报复了自己。这说明了什么？是一个玩笑还是一个悲剧？男人的悲剧还是女人的悲剧？

原本一个顺水推舟的游戏——一个为了爱而施于对方的小小“苦肉计”，其前提是爱，是对游戏的信任。但游戏的结果却出乎意料，它变成了对爱的惩罚，繁衍出了男人对女人的恨与鄙视。

或许她最大的错就是默认了“当一回爱人的婊子”的倡议。男人的倡议。但她不知道，婊子是领取不到爱的。

161 【然而我认识他 这多么好啊】

——读爱伦堡《人·岁月·生活》

世纪过去了，今天，重新抚摸这些披黑纱的文字，我依然能清晰地想见爱伦堡平静的死亡叙述背后——那由于克制而愈发颤抖的情形，那巨大的隐忍的力量，那湍急的语言激流怎样变成了英雄式的“关闸”，简促得令人震惊（他实在无法多写）！

初读这些段落时，我为其利落得近乎笔直的语调感到骇悚，胸口刺痛。但迅速看清了：正是这种冰冷砭骨的简短、急促和陡转跳跃的句型—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悲壮、震撼。血光似一闪，不见了！没有浓烟，没有呛人的腥，没有弥漫的余烬。悲怆是什么？

悲怆即殷红的心脏上开出一纸白色小花。

175 【等待黑暗 等待光明】

——关于伊凡·克里玛《我快乐的早晨》及其它

政治与情欲(“重”与“轻”；“亏”与“盈”；“凹”与“凸”)，就像万花筒里两片最大的金属叶，一直是当代捷克文学的“魂眼”。其实这并不难理解：一个人必须抓住点什么实在的东西(比如肉体)，才能将时间和生存维持下去，以情欲对抗政治意识形态，以私人生活填充专制统治下的精神沦陷和灵魂重负……大概亦不失为消极中的积极，虚无中的实在，无意义中的意义。

193 【在羊毛和蓝天之间】

——读契诃夫《草原》

无论风雪、阴云，还是河流、森林、原野，俄国景色中都分泌着一种坚硬、冷凝、严峻、凛冽的宗教威仪感，一种深厚肃穆的苦难色泽……使你不由自主地联想到“母亲”、“上帝”、“命运”这些巍峨而庄严的词。有了这种“物语”，他们的景色就始终生长在灵魂的泥土之上，有一股巨大的人性活力和命运象征性在里面。而画面中的人物，即使一个褴褛的纤夫、跛足的乞丐、枯瘦的老人，亦无不饱含一种正直、忧郁、虔诚、牺牲的生态气息，原始的磐重与高贵的倔强沛然其中……卑微而不臣服，嶙峋却无病态。

207 【爬满心墙的蔷薇】

——读巴乌斯托夫斯基《金蔷薇》

或许我永远也不会像康·巴乌斯托夫斯基那样，以如此惊人的宁静和唯美的方式去写作(不是不想，而是气质上不适合，方法上做不到)，但我会始终视之为最能营养我灵魂的偶像和恩师来敬爱。多年来，我已习惯于将他的《金蔷薇》放在枕边……睡前随意翻开某页，无论内心曾多么浮躁、骚热，这时你都会安静下来，连室内空气都开始变得像书中描述的森林里的那样：流畅、颤动、净澈、湿润，有一股沁人心脾的薄荷的宁静，雾的涟漪，春晨树芽的绿香……让人忘我，让人悸动，让人陶醉。

219 【来自云层的声音】

——读茨威格《巫山云》和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》

是的，你隐隐动容。为世上竟有这样晶莹的女子这样奋然不顾的爱情。像一枚沾满露珠的草叶，在孤寂至深的夜里，在快意的风中，你被吹拂得这样厉害，被压迫得喘不过气。只觉肌肤的沁凉和晕眩的颤栗。

你被一个女人的故事所击溃，溃不成军。动情使得你肩头发抖——不能自持的痉挛的冷。你天生喜欢这样，喜欢被激情夺去理智的感受，尤其被美丽的女子夺去。或者说，这是因为你心底有了爱。你爱上了她，那个故事中惹人爱的女人。

227 【当你老了 头白了……】

—— 关于威·叶芝和茅特·冈

在一首名曰《破碎的心》的诗中，他感慨万千：“为你一个人——认识了所有的痛苦！”这痛苦对普通人生来说可谓不幸，但于诗人的艺术生涯而言，却属福祉。现实之死，正是艺术的开始。当代苏格兰诗人绍利·麦克兰在《叶芝墓前》里写道：“你得到了机会，威廉……因为勇士和美人在你身旁竖起了旗杆。”

245 【有毒的情人】

—— 读玛格丽特·杜拉斯

陌生、邂逅、身体、对视、害怕、房间、迷乱、性爱、睡眠、永诀……是杜拉斯小说的主打元素。她的文字飘散着一种特殊的“感官”气息、一种可触摸的柔滑性，仿佛水晶充满了体温，血液弥漫着酒，空气荡漾着花瓣……既有黑色的静物特征，又有强烈的扑朔迷离的动感。仿佛一种叫“夜来香”或“白昙花”的神秘伤口，幽幽地、安详地，在只有俩人的夜晚和空荡卧房里开放……只为这俩人开放。身体也在练习开放，哆嗦着，勇敢地，羞涩而顽强地……除了空气的在场，开放是不需要帮助的。